

陔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女媧或以爲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舊名遂有以爲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兩

不齋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
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
圖女媧多爲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訛爲婦人其來久矣
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
其比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
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
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
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爲天非玉
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
須得其訛傳附會之由乃爲篤論耳陸深以爲古時生
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
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
膏繼晷燬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爲上
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
也而何以屬之女媧況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
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
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取火煅煉而出其
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
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蚩尤爲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
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
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爲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
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爲六相之首又
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
則蚩尤又嘗爲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
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
表祭貉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爲黃帝臣故同祀之也
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
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
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
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
蚩尤也況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
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
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
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閨
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尙未應故姊嬃爲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

會舜事甚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
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
爲妣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
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
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
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往征有苗二女從而不返道死
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
夫人遂爲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
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
也郭璞引河圖玉版亦同此說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

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爲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
爲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木
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
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
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三妃當之尤見其牽強
不相合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訛三妃爲二妃已久矣

古來惟郭景純識

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爲女神故特辨
之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爲縣吏以罪下雲陽獄
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

之用爲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從事
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邈所作然
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
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
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
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
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
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
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
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
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卽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齊佔俾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蘸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

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生子書

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舐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
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
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
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
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
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
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
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
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
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于倫
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
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爍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
木爲槧析之爲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
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
布尚未廣也按古時漆書本用竹筆如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
從竹今外番亦尙有用之云云西陲時文書版論外夷須用唐
古特字無能書者推降酋已朗能之乃令入軍機處繕寫余見
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尙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此事
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
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轅公張公問欲與

楚者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
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
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
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淖齒殺湣
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
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衆袒右以示異此皆在
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
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衆梁平侯
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
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
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犂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川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討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爲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因學紀聞則以爲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

報音の

利半上之字

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申子何以名耕
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
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
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是
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
制王耕一墦韋昭註一耜之墦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
傳二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
二人共墾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
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
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尙未指明人耕牛耕
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僞書然史記

已引之則爲漢武以前之書而已有牛耕之說則牛耕
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葬蒼梧有象爲之耕
其說雖荒幻然亦可見耕之用獸也且易云神農氏揉
木爲耒論衡亦云神農撓木爲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
耕安用揉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已用牛耕
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實政論漢武使趙過爲搜粟
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爲確據不知南北風俗不同有
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
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傳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犂由
是墾闢倍多又任延爲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開
此一方農事之所未有而其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

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法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
後世遂以爲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
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本古
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只深尺曰耨一畝三
耨歲代種之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
使教田太常三輔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學種法民
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
光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據此則二牛三人之法本始
於后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
教以用人輓犁則以人輓犁轉始於過與乎都令而非
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漈徒據崔實政論一語遂以爲